



我自小住的弄堂隔壁,新开了一家咖啡馆,叫“1898上海cafe”,核实下来,是北京大学在沪同学会众筹开办的,猜想1898应该是北京大学成立的年份,果然,北大初名京师大学堂,该年成立,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至于这所北大毕业生众筹的咖啡馆为什么选址在愚园路,选址在愚园路安西路的这个拐角上,可能纯属偶然。在我们的记忆中这里曾经是一家药厂,我们懵懵懂懂地云亦云地叫它“杨氏药厂”,至于里厢头究竟干什么,不得而知。但药厂这堵高高的墙,成为我们弄堂的“东面”。尽管隔着墙,

偶尔还是和“杨氏”打了几回交道。幼时药厂面朝我们弄堂的墙一层两层都有窗,但一层的窗是钉死的,据说里面是女浴室,有几次小伙伴们互相抱起来,扒着看,因为隔着关上的玻璃窗,又钉着木条,外头负责人,并跃跃欲试要冲上楼去看个究竟,但“洋房里的人”缺少“打相打”的本事,最后还是被厂里的人拦在楼梯口了。所以,尽管近在咫尺,尽管做了几十年邻居,“杨氏药厂”对我来说仍是个神秘或者还有些讨厌的存在。“药厂”改革开放后就搬离了,大楼或是闲置,或是东租西赁,一直找不到个正途,终于等到了个有历史建筑保护意识的好主人,把它变成了拐角一栋很有“腔调”的建筑,这才有了北大同学会众筹咖啡馆的进驻。动工修缮时,墙角处有一块上面依稀可见年代和英文字母,但字迹湮没的方形大石头,我们让他们保留下来,施工方居然听从了,此石据考,可能是块界石,至今仍在我们弄堂的杨氏药厂“东面”杂窗也全部封掉,再也不用担心有什么气体溢出或杂物抛出。

## 弄堂隔壁的杨氏药厂

——愚园路历史钩沉之九

徐锦江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读到这句诗就入秋了。立秋时节,梧桐树开始落叶,因此有“落叶知秋”的成语,古人在立秋这天都有一定的祭祀活动,以庆祝立秋节气的到来。宋时立秋这天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殿内,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便高声奏道:“秋来了。”奏毕,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以寓报秋之意。古人对天地万物自然的这种敬畏之意,很值得今天的人们思索及学习。

清晨在林间行走时常能发现一枚新鲜的落叶,静静地躺在草丛中,极明亮生动的黄色,极标准的一枚杨树叶子,同这样新鲜明亮的黄色一比,绿果然显得苍老颓废了。其实黄色是极跳跃的颜色,明度极高,它于枝头总有一种轻盈悦目之感,而绿色尤其是老了的绿其实是深沉苍茫的颜色,荏苒了春夏两季的绿此刻终于乏了,秋,已隐匿在这一片落叶里了。

我国古代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立秋初候,凉风有至,西方凄清之风曰凉风,温变而凉气始肃也。此时的风已不同于暑天中的溽热潮湿,人们会感觉到有丝丝的凉意,尤其是在清晨与夜晚,时常会有清凉的风透迤而来,宋时刘翰在他的《立秋》中就有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的诗句,可知凉风至是立秋的第一个特征。

节气上立了秋,但是真的要进入秋凉,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正午时分太阳依旧炙烈,人们还是要向梧桐处觅清凉,蝉鸣依旧在枝头鼓噪。但是始终是有些不同了,天高了,也清远了,坐在室内能看到斜的日影照进来,不再是直直的直射,正午的阳光虽然强烈,但已难掩强弩之末的那份颓势了,早晚已有些凉意,颇为舒适惬意,月也温婉了起来,宁静了起来,有点儿秋天的气象了。

以往的夜晚是喧闹的,蝉鸣,蛙声,乘凉的人们们的语声,孩子们的打闹声,热热闹闹,直至深夜方才渐寂,如今天阶夜色如水,人们早就散了,不再纳凉了,这夜就静了下来,只有一轮明月悬在天空,偶有几声蛐蛐叫,或是几点流萤飞过,愈显夜之空灵。随着夏的颓然退去,重新升起来的将是一轮玲珑的秋月。

我喜欢看电视屏幕上女主持的着装打扮,她们一身庄重的西装前襟襟上,总会别上一枚搭配漂亮的胸针,有飘逸闪亮的一片枫叶,有镶满钻石的五角海星,有奔放的花朵或各种富有设计感的现代抽象图案。特别喜欢看印海蓉播报新闻,天天看着她变换的西装,佩戴上各种花样别致的典雅胸针,配上她那端庄仪表和浅浅笑容,优雅知性,别有风韵。每每看着荧屏上诸多美女主播不断变换着各式胸针,在衣襟上一闪一现中生出无限的灵动和瑞丽,给较严谨的新闻节目增添了一抹亮色。

那年看到习主席夫人彭丽媛,款款走下飞机,来到法国参加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彭丽媛一身米黄色长大衣,大西装领襟上佩戴了特别醒目的橙黄色大骨花朵的胸针,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漂亮而大气,和素色大衣以及一条花色丝巾搭配得天衣无缝,给美丽端庄的主席夫人带来了高雅气派的翩翩风采。

## 时尚

味道的气体,难闻得很,墙面也有些腐蚀了,弄堂里的人议论纷纷,还有几回,是药厂烟囱飘出的煤灰落雨一样落了弄堂一地,引起公愤,大家商议,一路到居委会和派出所告状,一路便冲到药厂门口要求见负责人,并跃跃欲试要冲上楼去看个究竟,但“洋房里的人”缺少“打相打”的本事,最后还是被厂里的人拦在楼梯口了。所以,尽管近在咫尺,尽管做了几十年邻居,“杨氏药厂”对我来说仍是个神秘或者还有些讨厌的存在。“药厂”改革开放后就搬离了,大楼或是闲置,或是东租西赁,一直找不到个正途,终于等到了个有历史建筑保护意识的好主人,把它变成了拐角一栋很有“腔调”的建筑,这才有了北大同学会众筹咖啡馆的进驻。动工修缮时,墙角处有一块上面依稀可见年代和英文字母,但字迹湮没的方形大石头,我们让他们保留下来,施工方居然听从了,此石据考,可能是块界石,至今仍在我们弄堂的杨氏药厂“东面”杂窗也全部封掉,再也不用担心有什么气体溢出或杂物抛出。

近年来,以乡村生活、乡村民俗和田园风光为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吸引了不少游客。乡村旅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鼓励农民转变观念,依靠当地资源拓宽致富渠道,为传统的农业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带动农村经济繁荣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笔者也发现一些地方在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时,缺乏节约和保护忧患意识,发展乡村旅游留下了乡村“忧”。

一忧盲目跟风。有的地方把国内一些开发较为成功的景区、景点

作为“典范”,模仿其做法,从而丧失了本地的特色。二忧急功近利。一些地区急功近利,以牺牲当地的自然生态为代价,没有规划,盲目开发,将现代化的硬设施塞到乡村风景中,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

## 乡村旅游莫成乡村“忧”

石歌

乡村旅游应该是“绿色游”、“生态游”、“可持续性游”。乡土味是乡村旅游的特色,是乡村旅游的根,应该突出乡土特色,营造田园之美。发展乡村旅游,不能以破坏远景,破坏资源为代价,应该坚持在保护中发展,既要科学规划,又要保护乡村特色,更要挖掘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



书中度假 幽默画 (乌克兰)安通诺夫

树勋,早年留学美国,获医药化学博士学位。度娘已“度”不出这位“杨博士”的资料。据零星记载,只知道回国后,1929年,上海中央研究院有机化学室成立,杨博士曾参与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并曾于1930年在国民政府实业部南京中央工业试验所服务。1937年,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侵占上海,中央工业试验所迁往重庆北碚,杨博士没有随试验所内迁,而是在同年8月15日在愚园路自己的寓所开设了杨氏化学治疗研究所,在开展化学治疗研究的同时,还为病人看病,寓所中设置了一些病床,其间研制成功新借花散。1944年7月7日还研制成功治疗糖尿病的新药胰岛岛萌,并开始研制其他生物药品。

上海解放后,杨氏化学治疗研究所于1950年12月改名为杨氏药厂,生

从小爱读书,怀揣高校梦,却生不逢时,1970年6月初中毕业即遭遇“一片红”,懵懵懂懂还不满17岁就奔赴遥远的北大荒。

在刚刚下乡务农的艰苦岁月中,一边战天斗地磨炼意志,一边仍暗暗梦想自己将来总有一天要实现求学深造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在当时的条件下,虽说是堂堂黑龙江国营农场,却根本没有可以让我们知青看书读报学习的图书室、阅览室,除了下地劳动就只能待在数十人上下铺紧紧挨着的大宿舍里,知青们在拥挤不堪、嘈杂无章中消磨时光。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写作的热爱,农活再苦、身体再累也会抽空经常坚持看点什么,写点什么,哪怕是日记,书信、随想。宿舍里没有桌子椅子,就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代替小桌,盘腿而坐,伏床而书。点点滴滴的学习心得、真情实意的思乡情怀化成了一篇篇稚嫩的文章。当时学习书籍实在太少,带去的一本学生字典和一本成语典故成了翻来覆去阅读的“掌中宝”。但现实分明是十分严酷的,即使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农场极其有限的几个推荐名额根本轮不到我。

转眼来到了1977年,形势出现了可喜的转机,当时留给我们实际准备应考的时间几乎不到一个月,现状非常严峻,我毕竟只是一个69届的初中生,在“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几乎没有读到什么书,实际文化程度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小学,在这个起点参加高考,难度可想而知,还不仅仅是文化基础起点低,时间紧,资料缺,复习条件差等诸多不利因素都困扰着我,但我在北京亲人及时提供文化书籍和身边战友热情鼓励下,义无反顾地争分夺秒复习迎考。1977年12月7日,我接到初考合格的通知,顺利进入高考复试。最终结果是复试也通过了录取分数线,但离我理想中的大学录取分数尚有一定距离,我选择了来年再考。

时间来到1978年,当时我在农场担任农业技术员,肩上工作担子不轻,但努力备考的劲头毫不松懈,记得当时农场晚上要熄灯,我就自己准备煤油灯挑灯夜战,困了脑门抹点万金油,饿了吃几勺炒麦粉。我的宗旨是骨头再难啃也要死命啃,圆自己的高校梦就必须拼,想拼敢拼才会赢。很快我盼来了黑龙江省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的录取通知书,被协调安排到省里一所新办的萌芽学校。当时没太多思考就决定放弃,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要为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而继续奋斗!

1979年我按政策回到了上海,经过一个时间段的复习准备,1980年我再度迎考,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

我想说的是:愚园路的时尚化改造最好能找到它的根,其间的城市更新最好是记忆的不断更新,至少对我而言如此。

夏天读书,能拥有丰富的语境。读书时,会忽遇疾风骤雨,天地变色,人心震撼。苏轼有“雨昏石砚寒云色,风动牙签乱叶声”,陆游则有“急雨声酣战从竹,孤灯焰短伴残书”,这里有雨打,有雷响,蛙声、鸟鸣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蝉是大自然的一队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拍,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夏天天气最为多变,因而读书的语境也最为丰富。

夏天读书,能让人感到午凉的舒适。在骄阳、绿荫、清风里披卷,有一种忘我的境界。夏天读幽默的书,可以消暑,可以发现快乐。读林语堂,能领略国粹的幽默;读马克·吐温,能感知异国的风趣。一个懂幽默的人,一个整天乐呵呵的人,一个面带微笑的人,一个具有好心情的人,他会把困难看得轻一点,工作和生活压力自然就比常人要小。幽默中往往含有大智慧,要知道平时说话都带些幽默,别人对你的好感与印象也会深刻许多。所以,夏天读幽默的书,不会感到蒸笼般的难耐与难熬。

夏天读书,收获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一份内心的沉稳与自信。夏天闲暇之余,我常沏一壶淡茶,在树荫下,持一小凳,听着蝉鸣,打开书本,慢慢地阅读,任心驰骋,享受人生赋予的美好时光。

## 我的三次高考

柳百建



## 七夕会

七夕会,得从头至下非常正规而隆重的装扮,又要和着装搭配得恰当巧妙而得体,赴宴会派对,看演出展会等正式场合,千万不要戴着胸针上菜场,或运动旅游等都不适合戴胸针。胸针很容易丢失和损坏,记得有次陪父母去酒店吃饭,我穿着羊绒大衣第一次戴上特别喜欢的超大夸张的麦黄色大花朵胸针,回到家,发现大衣上那枚特大花朵胸针不知去向,我很是心疼,翌日,还特意去那家饭馆找寻服务员询问,没有结果。

喜欢胸针痴心不移,我发觉胸针还有个奇效:有些过了时的好料服装,不舍得丢弃,想起来穿着时搭配上闪亮美丽胸针,立马让黯淡失色的旧衣增姿添色变得摩登起来,胸针真是让女人省钱又变靓的法宝。爱戴胸针的女人,气质会越来越优雅知性,柔和温暖。搭配恰当的胸针,可凸显品位和格调,是爱美女性不可或缺的柜中饰品。

## 款款胸针添风采

吴毓

工,有用碎布做的各式蝴蝶结,后面缝上别针,就是一枚别致的布艺胸花,搭配上相应款式衣裳,也让自己出挑而雅致。罗列起自己的胸针,有蜻蜓、蝴蝶、树叶、花形、水果系列,还有各种抽象几何,自由线条的现代造型胸针。

胸针特别适合成熟女人的时尚装扮,但佩戴它却很有要求,须得比较庄重服装和正式场合,佩上一枚胸针,扮得三分端庄七分风度,而随随便便着装,松松